

温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足迹

温州离退休干部的回忆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温州市委老干部局 编

主编 胡侠 沈伟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温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足迹

温州离退休干部的回忆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温州市委老干部局 编

主编 胡侠 沈伟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迹：温州离退休干部的回忆 /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温州市委老干部局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12

ISBN978-7-5034-3721-2

I. ①足… II. ①温… ②中…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4770 号

责任编辑：王文运

装帧设计：叶春慧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装：温州市南方立邦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温州文史资料》编委会

顾问	包哲东				
主任	徐育斐				
副主任	胡侠	叶定强	张声和	李震	胡凯生
	蒋省三	卢礼阳	张索		
委员	王新宇	厉汉华	张正凯	李美华	陈金强
	周曦(女)	施小琴(女)	胡钧瀚	徐亮	梅忠
	方韶毅	沈克成	陈瑞赞	金辉	金丹霞(女)
	黄瑞庚	蔡钢铁	潘一钢	潘猛补	杨志华
主编	胡侠	沈伟			
副主编	叶定强	程林鹏			
编辑	杨志华	朱亮	陈同华		

前言

温州离退休干部是我市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知情者、见证人，有的还是我市重大政策的制定者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推动者。广大离退休干部，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为了记录他们的历史事迹与突出贡献，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启迪和激励后人，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和中共温州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征编出版了这本文史资料专辑。

本书共收录了89篇回忆文章，都是真正的“三亲”史料。这些文章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大事件，也有小故事，时间范围则从抗战时期直至当前，而以解放前后为主。文章作者有担任过市四套班子领导职务的老领导，有在各行业、各部门工作过的负责同志，有经历过革命和战争年代的老干部、老战士，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各条战线上的老同志。他们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朴实无华的语言，力图客观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所为、所见及所闻，为我们再现出温州近现代以来一段包含苦难、更蕴含光荣的历史。

阅读这些文章，无疑会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老干部那种为革命出生入死，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那种为追求光明与进步，历尽艰难而不悔的理想主义精神；那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勇拼搏，不计名利、任劳任怨的艰苦奋斗精神，都带给我们深深的震撼，也必将为我们今天建设幸福温州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不竭的精神源泉。

我们不应忘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广大老干部为温州的解放所立下的历史功绩；我们不应忘记，解放后广大老干部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出的重要贡

献；我们也不应忘记，广大老干部为温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大胆探索。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个别老干部的回忆与真实的历史可能会有某些出入，对某一事件、人物的叙述与评论可能带有个人色彩。收录此类文章，主要是提供一种解读历史的视角，并不表示编者完全赞同其观点。

最后，祝本书文章作者及广大离退休干部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编者

2012年12月

目录 CONTENTS

1	前 言 / 编 者	1
1	三次见到周总理 / 林镜嵩	2
3	我为中国军事博物馆画朱德像与修改十大元帅画像 / 陈天龙	101
7	刘英同志两次住在我的家 / 陈 池	101
10	回忆龙跃同志来瑞传达全国政协首届一次会议盛况 / 高圻祥	101
13	三年苦涩终成事 ——我为珊溪水利枢纽工程“跑项目” / 狄乃云	111
22	九年公安工作的片断 / 吴祖熙	111
27	穿上军装 挺进江南 / 韩公俊	111
32	难忘解放浙南战役的 55 天 / 汪益贤	121
42	世间须大道，何只羨车行 ——缅怀南怀瑾先生 / 黄镜秋	121
44	温州机场的建设 / 李肇孝	131
49	珊溪水利枢纽移民工作回顾 / 刘际来	131
54	我亲历过的日军侵略 / 许岳林	141
58	我耳闻目睹的日寇暴行 / 殷奕同	141
60	我不能忘记日寇的血腥暴行 / 林善信	141
63	童年见闻 / 徐定昆	151
65	北京拜访从未谋面的老干部张梅同志 ——写在纪念姐姐林心平为国捐躯 70 周年之际 / 林秋芳	151

71	难忘的岁月 ——忆在九峰战斗的一段日子 / 陈永盛口述 陈祭玉整理
74	忆往事 / 袁国光
77	解放前后温州新闻界二三事 / 李德树
84	温州和平解放前后见闻 / 潘 藻
87	激情岁月的片断回忆 / 余式让
90	“楼上共产党，楼下国民党”真相的回忆 / 王敏炯
92	建国前后我的所见所闻和所为 / 李忠浩
96	接护重伤员 / 徐兴岩口述 周保罗整理
98	回忆两次战斗 / 胡荣田
101	难忘的一次护理伤病员工作 / 张瑞彬
103	解放前后的瑞中学生运动 / 李忠贤
106	瑞安“山底”印刷所诞生记 / 钱松龄
109	三个炮仗吓跑了国民党一连兵 / 戴松年
111	党哺育我成长 / 胡少莲
114	仙降地区的解放 / 林步珍
117	参政 / 彭志群
122	回忆解放初期经历 / 王湘龙
125	记浙南首次全歼敌加强营的光辉战例 / 仇荷生
131	我的亲身经历 / 包绍昭
133	记解放初期的文艺宣传活动 / 孙纯贤
137	浙南地委干训班学习生活片段 / 潘鹤年
143	走上革命之路 / 孙达林
147	回顾 1949 年南下革命历程 / 张林敏
151	南下行军的路上 / 常慧贞
158	为浙南游击纵队采购、运送物资记 / 陈祥初 叶金生
160	“新兵团叛逃枪杀我党政工干部”亲历记 / 庄哲民
163	奉调处属支队的回忆 / 陈齐才

- 166 洞头洋上的一场殊死战斗 / 王环玲
- 170 解放大门山战斗的点滴回忆 / 仇明和 邵光权 陈安和
- 173 海上侦察记 / 叶谷秀
- 176 出差泰顺文成的那一夜 / 卢贤多
- 178 海关缉私 抓获匪特 / 郭东才
- 180 记文成土改工作 / 王真侠
- 183 回顾民兵工作三十年 / 郑维国
- 189 温蜡旧事 / 丁 立
- 193 我把青春献给了广播事业 / 马 巧
- 196 回眸解放一江山岛 / 潘希年
- 198 改造起义连队亲历记 / 陈 超
- 204 我为赤贫户发贷款 / 包圣束
- 207 七万人大游行亲历记 / 苏 虹
- 213 史料五题 / 章英杰
- 218 温州地区绿茶化暨温州茶叶“苏销”记 / 吴城桂
- 222 迎向朝阳 / 戴文龙
- 227 我所亲历的二三事 / 高奇坤口述 高大兴整理
- 231 受命于解放初期的税收战线 / 卓寿谦
- 236 推广新法接生下洞头 / 梁瑞玲
- 239 少年的回忆 / 林长孺
- 243 记 1954 年春天在北麂岛炮轰声中度过的一夜 / 聂宝光
- 245 忆灵溪解放 / 杨子耕
- 248 苍南县马站革命烈士陵园的有关回忆 / 陈永祥
- 251 我在海空雄鹰团的日子里 / 陈学成
- 255 我的回忆 / 林超胜
- 260 忆温州地委乐清土改基点队 / 何琼玮
- 265 在艰苦的日子里 / 胡镜城
- 267 部队轶事 / 夏 风

269	春风每绿瓯江岸 时梦温州百草园 / 李 珍	269
275	回忆当年下乡送医 / 陈后福	275
277	鸡什拥军情 / 黄炳善	277
279	回忆温医一院筹建病理科的历程与温州地区病理工作的普及 / 郑仲华	279
282	记“双圆盘收割机”的研制 / 徐贤笃	282
287	隆山公社工作回忆 / 郑月娥	287
289	难忘的北闯岁月 / 陈绿平	289
294	一生最难忘的岁月	294
	——记两次参战的回忆 / 沈仁生	294
300	一段青涩的记忆	300
	——参加“七·二五”国防工程建设 / 侯传初	300
303	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五则小故事 / 金钦治	303
309	改革初始时 / 叶民涛	309
315	为办成有特色的学校而努力 / 于宗良	315
319	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潘桥发生的一起群体事件 / 沈汉鹏	319
321	父亲的平反 / 潘贻升	321
323	感受柳市电器工业的崛起 / 黄正权	323
332	我的援藏记录 / 陈时林	332
336	三次亲历塘梅公路建设 / 戴云飞	336
338	两件难以忘却的事 / 张延彪	338
342	后记 / 编 者	342

三次见到周总理

◎ 林镜菁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55年4月的一个风和星稀、宁静而美好的昆明夜晚。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途经昆明。这次行动非常秘密，我国有关部门得到情报，台湾国民党当局预谋通过暗害总理，以阻止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我们团（昆明军区歌舞团）接到任务也是保密的，人员经过挑选，身上连一根别针也不准带。我们乘车来到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别墅震庄，先在外面院子里一间房休息，后进入里面小礼堂，安静地等候。有人说首长来了，我们起立鼓掌欢迎，抬头一看来的是周总理，总理浓眉慧眼，神采奕奕，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向我们微笑致意。接着



作者旧照

舞会开始，总理的舞姿非常标准文明，很有风度，平稳端庄，乐队也不奏过快的节奏，都是中、慢四步。总理不等舞会结束提前离开，临走前，主动邀请服务员跳一支舞表示感谢。总理这一举动很感动人，要说总理平易近人，这个评价似乎轻了，总理尊重每一个劳动人民，关怀每一个人民群众，对人民无限热忱。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1960年4月，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成功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六国归来到昆明，我们到机场迎接。总理步下飞机，我们列队欢迎，总理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总理握手也非常认真，

目光炯炯地亲切注视着你的眼睛，温暖柔和的手，会有一股暖流涌入心房，使你充满幸福感而精神在升华。我有幸和总理握手时，被云南日报记者摄入镜头，定格留下永久的珍贵纪念，这张照片我珍藏至今。



第三次见到总理是在云南省国际旅行社的舞厅舞会上，邓颖超大姐也来昆明与我们一同迎接总理。邓大姐舞跳得不太熟练，埋怨总理整她，总理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总理和邓大姐是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相知相爱的模范夫妻。舞会中也穿插节目演出，总理是个认真的人，凡事都认真，云南省歌舞团唱歌歌词吐不清楚，总理认真地听，他对旁边的陈副总理悄悄地说：“比谈判还费劲。”我刚好坐在旁边，听到总理的话。

舞曲中有伴唱，总理喜欢唱歌，他最喜欢江苏民歌《茉莉花》，总理习惯用手轻轻击掌叩节奏，总理态度安详，微笑着和我们一起唱歌，大家无拘无束，欢快地唱，自如地舞。和周总理跳舞，我大着胆子问总理是哪里人，总理应：“生在浙江长在江苏。”在第二支舞曲开始时，我想听听是几步的，旁边的女同志站起来请总理，我慢了一步，总理站起来看着我说：“不勇敢！”我领悟总理的批评，凡事都要勇敢些，不要太犹豫了，否则就失去了机会，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

〔林镜蔷，女，浙江瑞安城关人，中共党员，1931年4月生于杭州，1949年5月参军，1950年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员，1952年云南军区文工团、十四军歌舞团团员，1958年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团员，1962年昆明军区军人俱乐部干事，其间（1967—1975年）参加地方支左，在云南省文化局任军代表，1978年10月转业瑞安文化馆副馆长、图书馆馆长，1985年6月离休〕

我为中国军事博物馆画朱德像与 修改十大元帅画像

◎ 陈天龙

倏然间五十余年如风吹过，许多往事都被时光流逝，唯当年绘制朱德油画像与修改十大元帅画像是我人生难忘的往事之一。

我家世居温州，我父陈禹门是知书达理的一介文人，义勇军组织者之一，支持辛亥革命。叔父陈亦侯、陈守庸皆为爱国名士。我自幼受开明家庭的文化熏陶，年少就矢志当画家。1955年从温州二中高中毕业后，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那时交通落后，坐了十几个小时跌跌撞撞的“老爷车”，到杭城已是后半夜。好不容易找到了坐落在西子湖畔“平湖秋月”斜对面的院址，已精疲神倦，加之杭州酷热难受，次日进入考场仅半小时左右即晕了过去。眼睁睁失去入学机会。

回温后，母校美术老师叶曼济先生痼疾发作告长假，诚聘我任教图画，我便答应了，以助母校解决师资空缺燃眉之急。鉴于我教学认真，学生喜欢，时任校长张丰先生企望把我留为永久的正式教师。实在我太酷爱艺术了，至1956年夏忍心不告而辞，毅然再度报考美院，终于实现梦想——入读油画系本科。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前身，即是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杭州国立艺专，是蔡元培创建的，它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美术高等学府，每届招生录取人数甚稀，当时我班仅12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后，全院顿失正常的教学秩序。随之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学习气息从校园里蒸发，我以见缝插针方式抢时间自行苦练技艺，使“运动”、“学习”两不误。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大搞“放卫星”。年轻的学生总是跑在时代的先头。那时我们经常下乡、下厂、下工地、下部队，深入工农兵生活。我多次去新安江大坝建设工地，白天劳动，夜间画画，忘却劳累。记得有一次深夜2时许，我与老师胡善余教授（30年代留法）挎

着沉沉的油画箱去画热气沸腾、干劲冲天的工地。就在这种艰苦紧张的生活中，我画出了好些颇有艺术价值的佳作。较多作品入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专题画集，油画《在上班的列车上》被《人民日报》发表，还得到丰厚的稿酬呢。

1958年，北京始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著名的十大建筑，为建国十周年献礼。1959年春开学不久，我正在上课，油画系领导突然召集各年级几个专业优秀的学生到系办公室开会，宣布一个谁都预想不到的“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即为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绘制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十大元帅油画标准像。院领导说：“……这是学校对你们的信任，所以重托你们一定要如期圆满完成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任务……”为了画像工作能顺利进行，院里特地腾出几间教室供我们绘制画像用。分配我的任务是画两幅朱德总司令像。一幅大的是穿中山装式的标准像；另一幅是十大元帅正装像。当时心里既自豪兴奋又惊骇紧张。在短时间内要高水平地完成两幅领袖肖像谈何容易！总政治部除了提供标准像黑白照片外别无他物。画国家领导人像，必须有第一手形象资料，不是任凭一张照片“想当然”来画。于是通过总政向新华社要来一些有关领导人的多角度的人像照和生活照。我除了凭照片认真仔细地研究朱老总的外视形象外，还去找有关能反映他内在性格的文字资料研读，以便能贴切地绘制出活生生的领袖肖像画。1961年初春，朱德来院参观时，我以激动的目光凝视他的神态表情，与我所画的像十分相似，心中洋溢着自豪与喜悦，这是后话。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还没有彩色照片，北京提供的皆为黑白照。描绘脸部的肤色还可以对付，但诸如元帅服、帽、星徽等无实物，更不知其色如何，岂可臆造呢！院领导知情后火速与总政沟通，北京方面即以极快的速度空运来一套元帅服和元帅帽，还有金光闪闪的肩星和三枚胸章等。大家见了兴奋地喊出声来。之后就急速四处物色具气质的模特儿。当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试穿，元帅服显得小了。我们猜测这套帅服可能是为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备用的。我也试穿一下，感觉太紧身。由于仅此一套帅服，只能找一个“替身”，大家便集中一起对其画服色油画习作。因各人工作时间不都统一，故分批集中作画。元帅服的蓝色非常耀眼，瞬间多变，色彩极难捉摸，大家画得叫苦连天。与我一起画的如陈达青、郑圣天、金一德都是高班同学，唯汪诚一是位年轻教师。我们基本上把上课与绘制画像穿插进行，更多时间是在画像。这段日子过着战斗式的生活，很紧张劳苦。至6月中旬总算大功告成。顿时整个精神如释重负，

于是跑到校对面久违的西子湖畔，觉得格外清新、恬静而无比舒坦。

回到宿舍，我马上给母亲去信，告知暑假在即，不多日就回家看望她老人家了。岂料连母亲的回信尚未收到，又一个意外的紧急任务落我身上。那就是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到画像后打开一看，除了我画的朱德元帅像，其他九幅元帅像的脸色都如饮酒后泛红，要院里火速派员赴京修改。这是个大难题啊，国产的红色油画颜料与浅色、尤其是白色调配必然泛红，有时很快就红了。因我平日在苦学中积了些经验，都选用色彩性能稳定的颜料，如土红、印度红调配就不会出问题了。院领导二话不说，就指定我一人即刻赴京担此重任。我是哑巴吃黄连，只能领命。心里意识到此去工作的分量该有多重啊，且关系到美院的声誉。我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不言而喻。

坐了几天火车，到京后拿着介绍信住进新街口旅馆报了到。该旅馆是被总政全包了，里头汇聚了不少全国各地名家，如上海的国画家程十发、西安的油画家蔡亮等。与我同住的是我院雕塑系的一位老师。我每晨8点前乘公交车去博物馆上班，路经长安街，每天看到天安门和赶建中的人民大会堂与革命历史博物馆。傍晚五六点同样乘车回来。早晚都在旅馆用餐，中午在博物馆餐厅吃饭，数人围坐一大圆桌，有说有笑。紧张的工作之后，吃起来真是津津有味。我与几位军旅名画家一起工作、用餐。其中何孔德还是右派，而高虹、彭彬、郑洪流等人，有的军衔很高，唯独我是个年轻学生。何孔德的《出击之前》《祖国来信》、高虹的《决战前夕》等作品在当时颇有声望。博物馆接待我们的负责人叫李凌云，是总政官员，他总是和颜悦色，大笑起来总是习惯性地双手拍着自己的屁股，也引得别人哈哈大笑。他关心我们生活，提供我们的颜料都是英国产的，那时候一般人是无法得到的。英国红色较国产马利牌的性能稳定，它是从矿物质中提炼的，所以我敢于适量使用它来修改元帅像的肤色。十大元帅的画面不太大，幅面约90公分×70多公分。但修改工作很伤脑筋，因每幅脸部技法都不同，我必须保持原味，并小心翼翼地修改色彩，真是件极痛苦的“劳役”。所以修改进程缓慢，尽管我是个快手，估计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确保完成。于是我向杭州院方要求派人增援，后来让郑圣天来京协助。最后终于紧张而愉快地如愿结束了修改工作的尾声。带着博物馆的谢意，轻快返杭。

整整理头苦干两个月，返校即开学了。由于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且也为学院争了光，1960年美院把我列为高材生向部里推荐，考上由中央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罗马尼亚著名画家埃乌金·博巴（Eugen Popa, 1919

—1994) 油画研究生班深造并担任班长。毕业后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后因公需要调故里工作。而今虽已古稀, 仍挥笔若狂, 默默为中国油画艺术发展尽微薄之力。

(陈天龙, 1935 年出生, 曾任温州市政协委员、温州文联委员、温州美协副主席, 1990 年退休前在温州市文联供职)

刘英同志两次住在我的家

◎ 陈 池

我的家在陶山沙门山新马河村，刘英同志在沙门山游击活动期间曾两次住在我的家里。现将所见所闻回忆于后：

沙门山是个崇山峻岭的大山沟，地区辽阔，森林茂密，居住分散，易守难攻，很适合游击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就是浙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虽然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仍然采取“北抚南剿”的反动方针。为了隐蔽精干，保存实力，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清剿”，1937年3月浙闽边区临时省委决定，由刘英同志带领省委机关干部和警卫队30来人向平阳、瑞安、永嘉、青田等地转移，建立浙东南革命根据地。挺进师由粟裕同志带领，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当刘英同志的队伍到了平阳北港时，又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追击，并扬言要用重金悬赏缉拿刘英同志。在突破重围后，刘英同志在瑞安地下党老党员郑贤塘同志的引领下，立即向瑞安飞云江方向转移，并避开国民党十九师对沿江的严密封锁，在仙降下林渡口顺利渡过飞云江，经车门下、后河、沙岙直奔沙门山，当天晚上就在老马河村过夜。第二天晚上转到我村新马河村，刘英同志和四名警卫人员就住在我家一间谷仓后面的密室里，其余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分别住在我二伯和叔父家。

刘英同志住在我家和我们关系很密切，犹如一家人，天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刘英同志不时了解我家的生活情况，我父亲告诉他，我家历来耕山耕田，自食其力，够吃够用略有节余，全家五口三个男孩都读小学。刘英同志对我们小孩都很关心，经常教我们读书写字，我还记得他亲手教我们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